

忘年

(加拿大) 李彦

(时间追溯到二十年前，我尚在北京，曾接到辗转数人，递到我手中的一份材料。那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只身走上黄河源头漂流探险的手记。朋友请我帮忙写成英文报道，在《中国日报》上发表。由于忙碌，这份手记一直被搁置在抽屉中，未顾及与作者联络，不久我便离乡去国。十年后一个绿瘦红肥的秋日，在加拿大东部一座如诗似画的果园里，偶然读到了他的几部著作，深深震撼之余，才意识到与一个也许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人失之交臂的遗憾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我与果园女主人之间的友谊，使我领悟到一场更加令人慨叹的情怀。)

他早已过了五十大关。身边的女人，一个个都已离去。他不结婚，谁肯总等着他？本来说过的，五十岁结婚。可时至今日，他依旧单枪匹马，孑然一身，似盘旋于天际孤独的雄鹰，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云雾，冰川峡谷间，若有若无，时隐时现。

提到他的名字，笑容凝固在你风韵犹存的眉间，依旧动人的眸子里，泛起层层波澜，深邃复杂，亘古不散。看得出，你对他的思念，似草原上炊烟，没有一天不曾出现。它静静的无声无息，它淡淡的却十分遥远。

你一定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青海湖畔。悠扬的牧歌，清脆的响鞭，摄影组栖身的毡房，牛粪火半明半暗的光焰，还有伏在你怀中酣睡的英俊的脸。你敏感的指尖，理顺他浓密的乱发，温柔地轻抚他结实的肩。火塘中袅袅青烟，无声地遮避着夜的眼。辗转难眠，你可曾在心底感叹，为什么要比他早来世上十年？

你那时才四十挂零，似深秋原野，层林尽染，展示着凋谢前最后的璀璨。你从来活得潇洒，也不会囿于世俗偏见。与生俱来的坎坷，早已炼就了你的勇敢。你刚学会唱歌，父亲的影子，就在你的歌声中，消逝在海的彼岸。母亲因文字狱身陷囹圄，是你将病重的妹妹送往黄泉。自从你出落为风姿绰约的少女，不管你是否情愿，你惊人的美丽，你的真诚坦率，你的卓越才干，常把你推到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，接受世人七嘴八舌的评判。

崇尚浪漫与自由的灵魂，实在不该钻入婚姻的火圈。那些为普通人坦然接受的种种平庸，在你却是一次次灾难。而你的失望与抗争，又使你陷入更为难堪的处境。在那块文化古老得锈蚀斑斑的土地上，你曾遭大人或小人们欺凌。但在了解你的朋友眼中，你却是个世上至

诚，至真，至善的女性。

夜幕笼罩的火塘边，你踌躇着。他灵性的光芒，使你经历的种种诱惑，黯然失色。可你蹚过的一道道泥沙俱下的江河，对怀中跳跃着青春脉搏的男子来说，是否过于曲折，过于艰涩？

于是，在那深情的目光注视下，你选择了骄傲的退缩，眼睁睁看着这束交汇时互放的光亮，如雨后彩虹，从你张开的指缝间漏过，怅然回首，告别那片点缀着野花的高原湖泊。

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你无奈地打量着环绕在他身边的一个又一个出色或不出色，才华横溢或渺小平庸，女性或母性，年轻或已不年轻的竞争者，如触目惊心的探照灯，在你心头那片神圣的领空，轮番扫射。

不知你有否认真思索，对这场迟到的情怀，为什么如此投入，如此执着？他果真有别于那些风流的追求者，他们在你周遭喧嚣着，如千帆竞过？

不，你毫不迟疑地对朋友说，他绝非玩世不恭。他对每一段爱，付出的都是真情。那个天真活泼如邻家小妹的大学生，那个被高原日光晒红了颧骨的藏族母亲，那个在边陲小县简陋的旅社里寡居的洗衣女工，不过展示了他对母爱的渴望，对弱者的同情，还有他善良的天性。

像荒野里风餐露宿的苦行僧，像夜空中熠熠发光的启明星，他沈默寡言，却魅力无穷。人烟稀少的毛儿盖草原上，徜徉着他孤独的身影。他踩着先辈走过的沼泽地，踏入喇嘛寺残破的石墙，聆听酥油灯下嗡嗡的颂经声，苦苦寻觅已从现代生活中消逝了踪迹，却时时牵扯着他的遥远的梦。

当夕阳斜照，他躺在万籁俱寂的黄河源头，口中咀嚼着青涩的草根，仰望翱翔在云端的苍鹰，他是否回想起儿时记忆中那幕骇人的场景？他可曾慨叹华夏大地往事的沧桑，岁月的峥嵘？啊，苍鹰翅膀卷起的阵阵轻风，可是父亲屈死的灵魂不甘的呼声？飘往天际的白云朵，可承载着远去的母亲含泪的音容？

不要试图把他攥在手中。朋友只能这样说。有的男人，能做老公，有的，适于调情，还有的，却只能像月亮，高悬在夜空，远远望着，凭你在脑中构筑一个个美丽伤感的朦胧。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男性，岂肯只属于某一个女性？在他的心目中，全中国的女人都应当为他倾倒，为他献身，才属常情。而我们，毕竟是普通人，禁不起那种折腾。

你唇角挤出凄然一笑，那笑容令朋友心疼。想起了秋水边顾影自怜的母鹿，叹息毛皮不再光亮，双眸不再灵动。

多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夜晚，你匆匆告别京城。朋友从不打探，这些年来，你为生存咀嚼过几多苦果，又何以落脚神秘的樱桃园中。无需问什么。与众不同的女性，命中早已注定，只能选择飞蛾扑火般浓烈绚烂的征程。

你伴着年高然而壮硕，腹无诗书却精明过人的富翁，穿梭往来于地球各个最舒适宜人的角落，按心愿挑选着春夏与秋冬。每年里大半时光，你跟随他漂泊于无边无际的海上，在灯红酒绿的豪华游轮里，混迹于有闲阶层，接受如云的侍者阿谀奉承。

蹉跎岁月，你对酒当歌。然而，曲终人散，灯下独坐，你可曾厌倦这种候鸟式的奔波，企图挣脱无所事事的奢侈折磨？

又是谁来电话？作者？什么作者？天啊，哪来那么多作者？你有时间陪他们闲扯，却没时间陪我？亲爱的，别走开，到我身边来坐！

你一定不无罪恶感地偷偷企盼过，某个清晨醒来，一切会嘎然而止，你从此舒展双翅，如云端白鹤。

那年盛夏你飞回加拿大避暑，朋友去樱桃园看你，老人也在座。实在没什么话题，为打发无聊的冷场，朋友拎起他肥胖白晰的手掌，看看手相，胡乱扯着。你的生命线很长哦，朋友说。老人听了，转动昏花的蓝眼睛，咧开嘴乐。你也微笑着点头附和。然而，不经意间，朋友捕捉到你黑黑的瞳仁里一闪而过的惶惑。

其实不像世人庸俗的揣测，你并不指望从这场婚姻里有任何斩获。初到异乡无家可归，你偶然成为老人的房客。出于道义和职责，你竭力扮演着完美的角色。也许你们常常无话可说。飘雪的冬夜里，你们围着壁炉，手捧咖啡，想着心事，相视而坐。可谁又知晓，那一丝丝关爱与温情，是否将残存在你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影子激活？

樱桃该收获了，你敞开园门，用一筐筐嫣红的珍珠玛瑙，款待南来北往，素不相识的过客。远远地，你看到老人费力地弯了腰，拾起树荫下每一粒落果。想起他捐赠给各种慈善机构的巨大款额，你忽然有所感悟。暮霭中，暖流悄然洇湿你心窝。

眼看老人在一天天衰弱，你岂能扬长而去，且心安理得？提起那群游手好闲，多年来靠他赡养并等待分配遗产的亲属，你眉头紧锁。一旦他过世，我拔脚就走，远远躲开那场令人厌恶的争夺，你说。

对远方的思念，如一股细细的清泉，滋润着你灵魂中干渴的沙漠。

他只能算是末路英雄。那充满哲理的构思，为治疗愚昧，私欲，贪婪所设计的乌托邦式的良药，落在世人眼中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在黄土连绵的西部穷乡僻壤，他顽强地传播着村民选举的种种构想。然而那些生僻拗口的政治术语，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，那些与柴米油盐毫无瓜葛的空洞理念，换来的不过是茫然的目光，不屑的讪笑，还有零星的崇拜者短暂的欣羨。

他从未向你诉苦求援。可从远方来鸿的字里行间，你总能准确无误地触摸到他脚下每一道羁绊。你从自己的积蓄里，一次次捎去无言的眷恋，年复一年，从未间断。

那年传来消息，他在西部陷入麻烦。你惊慌失措，恨不能插翅飞往

他身边。你八方联络，四处求情，磨破了嘴皮，喊哑了喉咙，直到获知他已安全。

放弃那不可为的信念吧，来域外享受心灵的安宁。你在电话中苦劝。他固执的拒绝，平添了你的担忧，更增加了他坠在你心头那份难以承受之重。去吧，你只好说，去继续你惊涛骇浪中的漂流。有那么一天，当你不再光鲜，不再耀眼，当你万念俱灰，疲惫不堪，不要忘记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，有一片恬静的樱桃园。

又是一年，他在越洋领奖的途中，曾拐道果园。

门铃一响，你的心就开始颤抖。他站在你面前，冷峻，庄严，已然一座巍峨的雪山。白云苍狗，时光荏苒，你却像当年在青海湖畔看到他第一眼，再次陷入万劫不覆的宇宙黑洞，无药可救的爱的怪圈。

晚霞将你的面颊烧红，客厅里回荡着你爽朗的笑声。你手忙脚乱，切火腿，剥洋葱，目光躲着他，在若无其事的东拉西扯中，竭力压抑着一触即发的冲动。你怕稍一停顿，地下的岩浆便会升腾。你会扑向他怀抱，泪如泉涌。

如水的月光，漫流在枕畔。你心潮起伏，如卧针毡，眼瞅着夜的脚步一寸寸迈过床头栏杆。身边的老人，鼾声正浓，提醒着你做人的规范与尊严。时钟叮咚，声声敲击出人生的短暂。你终于爬起身，溜出屋，飘逸的绣袍，扫过光洁的楼板，轻拂你裸露的腿腕。

他的房门虚掩，那道窄窄的缝隙，留下几多神秘的悬念？均匀熟悉的呼吸声，似潮水扑面，诱惑你堕入爱的海洋，抑或是罪的深渊？你迟疑不决地伸出手，半空里，却又瘫软。

星移斗转，繁霜满天。你冰凉的手臂，紧搂樱桃树粗糙的枝干。你的思绪，飘回恍如隔世的青藏高原，耳畔风吹草低，隐隐传来羌笛的幽怨。

第二天傍晚，你送他去火车站。大厅里人影憧憧，灯光晦暗。高大的玻璃窗前，他与同去领奖的窈窕女子低声寒暄。他不时瞥一眼壁上挂钟，懒洋洋地，似乎神情疲倦。他在企盼动身的时刻吗？还是在掩饰心头的不安？难道在这仅余的分秒里，他竟无话与你倾谈？那女子将与他并坐车厢，迷人的青丝，可会缠绕他宽厚的肩？

对面的笑声，似珠落玉盘。你忽然感到自惭。你挣扎着，将目光投向大厅出口，茫然打量着红男绿女的匆匆过客，掩饰你难堪的落寞。

列车呜咽着，在昏暗的站台停泊。他向你伸出手，唇角那丝暧昧的笑，一如既往，使人着迷，也使人困惑。

你多想对他说，朋友，你这一走，也许我们再无重逢之日，从此天涯永隔。难道岁月崩断的琴弦，从此将不再鸣响，永留尘封的角落？

你却什么也没说。无声的凝视，吟唱出天鹅最后的歌：你曾瞩目过的，黄河源头清澈的浪花，有一朵，或许就是我。明亮欢快的水波，

已洒在天空，草原，村落。只留下浑浊的部分了，请理解，这水质的苦涩。去吧，去继续你的追逐。也算幸运，短短的人生航道上，有那么艰难的几步，曾在你关切的目光里流过。

车轮将他加载神秘的夜色，也载走了你最后一片寄托。无望地等待中，古老的樱桃树开花结果，叶生叶落，年轮在一圈圈加阔。岁月流逝着，你已分不清了，牵着你的，是他，还是母国？

不知从何时起，你不再抱怨无端浪费的春秋，也不再为无暇提笔而焦灼。你在老人日见呆滞的目光注视下，舞动大大小小的板刷，将每一间屋子的墙壁门窗，反反复复，精心着色。你拉回一车车奇花异朵，摆满房前屋后，又装饰亭台楼阁。你将甬道上整齐的红砖一块块掀起，变换着花样，重新铺设。

你已经忘记那个默默的期许了吗？抑或你仍在冥冥中等待着什么？

为什么你会拔掉花坛中浓艳的玫瑰牡丹，栽种下一排排素洁的玉簪？为什么你会盯着长长的甬道上扑朔迷离的图案，良久无语，神情惘然？为什么你会独立于秋风四起的果园，任黄叶飘落你已见灰白的头顶，痴望雁阵飞往南天？

倘若有一天，你恢复了自由，他，是否还会回到你身边？

难说。你沉思了片刻，又道，也许吧。声音坦然。

你生命的旋律，已奏完大半。也许，你已相信了生活的真谛是平淡，不愿再打捞往事的沉船，也不再追忆逝去的华年。

也许，你的爱已净化沉淀，没有了缠绵悱恻，仅余下最纯正的音色。

也许，万紫千红已栽满你心田，那里不再是枯竭的荒原。你已不在乎他是否还会回到你身边，也不再嫉妒他与别人正在演奏或即将弹拨的和弦。

也许，你终于悟出，你手中缚着的，是一条挣不断的红丝线，一头系着对新大陆文化的深深痴迷，一头扯着对故土难舍的眷恋。你生命的旅途，不正是由于这两段忘年之恋，而显得异常丰满，无可遗憾？

啊，朋友，多么庆幸你已摆脱凄婉的徘徊，步入更广阔的空间。多么希望你仍然能爱，爱烟雾不再遮蔽你视线，爱冰川不再刺疼你双眼，和谐的音符，从此回荡在高山大海平原，你多舛的命运，将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诗篇。

2005年10月2-3日刊登于北美《世界日报》副刊

2005年10月选入《一代飞鸿—北美华人作家选集》